# 过往

陈德平

对于过往，在岁月的行走中，我愈发感到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，时而清晰时而遥远。

比如父母的老屋，曾经多么温暖的居所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，只有在那里，家才真切地体现着。那飘香的饭菜、畅怀的欢笑、倾情的交谈，不时在厅堂间回荡并传至屋外。每当我回家，母亲从电话中知道我快到了，一次次从楼上的窗口探出身来向路口张望；从楼梯听到我的脚步声，早已急急地把门打开，在门口迎候。如今那间屋子，无论是在烈日中，还是斜风细雨时，甚至是严寒风雪里，都处于一片冷寂中，屋中除了父母鲜活如生的照片和曾用过的物品，已没有任何的声息。那曾经被母亲每天拎下拎上、炉膛通红的煤炉，被置于楼道的一角，炉子外围的铁皮锈迹斑斑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。那曾经挂满衣服、种满花草、每年的春天晒满干菜的阳台再不见勃勃的生气，一只只花盆里只剩下干裂的泥土和枯萎的花枝。曾经，我一次次地看着母亲伺弄那些泥土，花草在其精心照料下旺盛的生长着，在微风里飘着花香，可现在已弃于铁架上，被窗帘遮挡。没有了生命一切都变得荒芜。时间在不停地往前走着，当那些温馨的场景还在昨天、还在真实地在眼前展现时，现实早已一片虚无，这让我对时间的感受变得非常地恍惚和缥渺，甚至怀疑，当我需要用记忆的支撑去回想往日幸福的时候，才知道生命在时间里已经消逝，于是蓦然感到时间的飞度，感到生命的虚妄和时光的虚妄。

有时只要一闭上眼睛，父亲就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，觉得他还在这世界真实地存在着。他坐在医院的床上或家里的沙发上，刚刮过胡子的下巴发着青青的光，脸上漾着慈祥温和的笑容，一双大手摸上去总那么柔软温暖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愿去想这些，一想起就锥心地痛。可记忆像个不速之客，冷不丁会闯入你的脑中。那天梦里，我的心窝阵阵发痛，我听到父亲在喊我，继而清晰地看到父亲在病房里挣扎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床边的仪器嗞嗞地响着。他呼吸急促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。以前，父亲在病房里曾给我打过电话，让我去看他。我知道他想对我说什么，可此时我却怎么也挪不开步子，想伸出手来去拉他，但父亲的手慢慢松下来，如飘着的云朵渐渐远去，我急切地喊着，只觉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窗外，寒雨霏霏，树叶在风中潇潇而下。妻子从橱里翻出母亲给我织的一件灰色绒线背心，一眼瞥见顿时热血上涌，这是母亲尚留世间亲手织给我的衣物。我拿过来轻轻地抚摸着，仿佛又看到以往母亲坐在灯下织毛衣的样子。那时，母亲时常买来一些绒线，夜里让我们几个小孩帮她绕线团，我们把线绷在手上来回摇动着，她再把其绕成一个个线团。绕完后，我们打着哈欠上床睡觉了，母亲仍坐在椅子上继续打毛衣，她不仅学着最新的花样织，还要在过冬前赶出来，让我们穿得既暖和又不落时尚。直至我工作多年后，母亲仍常寄来她给我织的毛衣线裤，并打电话询问穿得是否合身暖和？我对妻子说，这是母亲一针一线织出来的，以后再也没有了，就放起来作个念想吧。

过往如流水而去，无法挽留，也无法重返，留下的唯有记忆。今天的存在恰恰是过往的累积，许多美好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甚至消失，反而会变得更加浓烈而深刻。面对未来，我们从过往中获取的不仅有伤感和悔悟，更多的应是温馨和甜蜜乃至激励。

# 土灶铁锅溢深情

夏 城

行走在乡间，每每看到那缥渺的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宅院里升腾，继而飘散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总会有些许伤感。那一缕缕朦胧的混合着浓浓的柴草香、饭菜香的炊烟，凝聚着我不散的思乡情结。

记得那个时候的乡村，新灶砌好了，灶山上画一幅颜色鲜艳的灶头画，再要买铁锅，一般人家有两口锅，人多的要三口锅，乡间俗称两眼灶或三眼灶。这锅是用生铁做的，足足有十来斤，看起来有些笨重，但非常耐用，一户人家两三口锅，足够一家人用很多年，甚至能用几代人。那时候，即使铁锅破损了，还可以让补锅匠修补一下继续使用。从我记事起，家里的灶屋挪过几次，灶也换了几个，曾用过泥坨灶，泥砖两眼灶和三眼灶，但那铁锅始终没变。

在乡间，庄稼收割过后，那些麦柴、稻柴、豆秸秆、玉米秆、棉花秆，还有生长在河沟沿的芦苇，堆放在地头，等风干之后整整齐齐地码垛在宅院的角落里或场院里，农家人一年内做饭的柴火就有了着落。那时候，在放学的路上，经常会捡拾一些树枝、木块、芦苇等柴草带回家，当作柴火。尤其是寒冷的冬天里，坐在低矮的小木凳上烧火做饭，看着火膛里跳跃着红红的火苗，听着豆秸秆噼噼啪啪的作响声，闻着锅里诱人的饭菜芳香，是件多么快乐和美妙的事。

清晨，当大地刚刚苏醒，勤劳的乡亲们便开始烧火做饭了，一缕缕乳白色的炊烟从一座座小院升起，缠绕在房屋和树木竹林之间，形成了动与静的有机结合，流动的白色在静止的墨色瓦片和绿色中弥漫升腾，如水墨画一般充满着灵性与韵味，乡村的一天便在那飘逸的炊烟中开始了。

傍晚，落日的余晖与朦胧的村庄在家家户户炊烟的映照下，显得安静、和谐、温柔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，从田间归来，远远望见炊烟缭绕的村庄，心里的那份自在和快慰让他们脚步轻松，满身的疲惫随着袅袅飘散的炊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如今的乡村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，农户人家都用上了煤气灶，砖砌的灶头在逐年减少，砌灶的泥匠也渐渐失传了。铁锅也被五花八门、价格昂贵的各种各样品牌锅替代了，白色的炊烟渐行渐远，没有了草木灰香味和炊烟的乡村，让人隐隐感觉有些失落。没有了那种老铁锅，吃在嘴里的饭菜似乎也少了点味儿。

# 上海是戏剧金窝

童孟侯 荀维春

**编者按：**“上海文化”是城市的软实力，也是核心竞争力。上海在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等方面同时具有丰厚的基础。上海是“文化码头”，也是“文化源头”，让我们一起把“上海文化”的名片擦亮。

上海是全国多种戏剧汇集之处，是一个“金窝”。我身在其中，也算半个戏迷，但是我发现不少戏剧发源地并不在上海。

先说百戏之祖的昆剧，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武术等等，可它是“海盐腔”，其诞生时上海也许只是一片上海滩。自从昆剧落户上海便兴旺起来，一代名师俞振飞、蔡正仁、岳美缇、华文漪等如雷贯耳，后一辈有思路活跃的张军、沈昳丽等，他们在上海已经把脚跟站得很稳。

评弹发源于常熟苏州一带，所谓“苏州评弹”。可是最棒的评弹大家都“驻扎”在上海。严雪亭、朱雪琴、蒋月泉、徐丽仙、杨振云杨振言、张鉴庭张鉴国……他们自成一家，争奇斗艳。张鉴庭是张调，杨振云是杨调，蒋月泉是蒋调……如今的上海评弹仍有不少听众。上海评弹团副团长高博文大胆把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改编成评弹，并且拿到大世界去公演，此乃上海听众之艺术大餐。

淮剧发源于淮北，可是淮剧团自从1953年搬到上海之后就红火了，出现了筱文艳、何叫天等赫赫有名的表演艺术家。我问过上海淮剧团的副团长管燕草：淮剧没人看怎么办？她很诧异：怎么没人看？我们淮剧团只要停演几个月，立刻有淮剧迷抗议。管燕草很年轻，她编剧的《孔乙己》和《半纸春光》观众很欣赏，她自己后劲十足。

京剧乃中国三大国粹之一，京韵京腔京调，尤其受北京人的拥戴，其发源地是安庆和徽州。可是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担任的是上海京剧院院长，梅兰芳从1932年到1950年一直住在上海，后应文化部邀请才北上。如今的上海京剧名家有李玉茹、李炳淑、孙正阳、尚长荣、史依弘、王佩瑜……足以和北京的媲美。

尚长荣说得很含蓄：上海这块热土是个可以做事的地方，是个可以做成事的地方。

还有越剧，它发源于浙江嵊州，可是发祥于上海，最好的越剧团在上海，最出色的越剧名角也在黄浦江畔，它有很庞大的观众群。上海人对越剧十姐妹太熟悉了：袁雪芬、尹桂芳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……

还有甬剧，其出生在宁波，可是发达在上海，《半把剪刀》曾经风靡沪上，甬剧迷百看不厌，去年我还到剧场再看了一次《半把剪刀》。

我以为上海戏剧舞台一二百年来博采众长，发展到上海滑稽戏可谓极致，各种方言融会混同戏中，不像相声演员说上几句方言摆上一个小包袱而已，滑稽戏里的一个角色从头到尾就说一种方言，有评弹的苏州话，有淮剧的苏北话，有甬剧的宁波话，有越剧的绍兴话……各地方言“混搭”，碰撞出无穷的趣味，人物跃然舞台。上海滑稽戏是上海海纳百川的象征，这样的剧种在中国绝无仅有。

俗话说：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。是的，草窝里也许会捡到草鸡蛋，但是金窝里才会飞出金凤凰。上海一定会继续海纳百川，继续兼容并蓄，继续成为中国戏剧的福地，这可是珍贵的海派名片。

有位京剧艺术家说过：中国各种戏剧要想发展壮大，都要到上海“拜码头”的。可不是吗？如果它们真到上海来“拜码头”，也许不单是“拜”，很可能就在上海“驻码头”了。

**上海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。请续看明日本栏。**

十日谈

擦亮上海文化名片

责编：殷健灵

读印札记

# 伯惠隶古

陈茗屋

在写字这个圈子里，像我那样年纪的一代人，大多对于电子产品大概都不大内行。我会用微信，最低级的阶段，也从不发朋友圈。但偶尔也会看看。最近，一条消息，却使我非常高兴。二位在北京的黄牧甫爱好者，把拍得的一部我五十年前钤拓的印谱，黄牧甫的《丛翠堂藏印》，原色精印出版。

这部印谱里的一百六十多方黄牧甫刻石，是钱君匋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购得的。其中绝大部分是广州寄来的。老师命我洗涤。因为虽然都已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却上蜡抛光，亮晶晶的，透着古怪。不但边款全部嵌满，印面也是蜡，根本无法钤拓。钱老师叫他同事，也是从他学刻的乐秀镐师兄弄来了汽油。要我浸泡并用软刷清理。又命我用缎子包好核桃肉，用榔头砸打，使之出油，用这油包遍擦印石，使之温润。这上油的方法，老师请教了叶潞渊丈。

洗净以后，老师命我钤拓了一份。那一阶段，老师异常兴奋，把这份钤拓本，左看右看，赞了又赞。告诉了我很多终生受用的心得。可惜那时我才二十岁，囫囵吞枣而已。

这方“伯惠隶古”（见图）是他极为称赞的佳印。初见拓本，老师不知道这个“古”字。我请教时，他坦率地说不认识，说大概是“古”字，并立即翻查日本版的《篆刻字林》确认之。钱老师有一个与很多老先生不一样的特点，敢说不知道，不认识，并马上查检字典，寻找答案。

这方印章里的“古”字，一般印家很少使用，其他三个字，写法极为常见。边款里注明是“拟汉”，即学汉代白文印。但是，黄牧甫的高明处在刻意中不经意，严谨中不拘谨。看这四个字横平竖直中透着随意，线条有粗细，间距有疏密，一任自然。“惠”下的“心”，中间留空，不呆板。开个窗子透透气。较之铺满不留空，生动而别出心裁又如秤砣般稳定。

黄牧甫的印作，线条挺拔。学他的“挺”并不太难，难的挺中有味。不读书，不写篆字，不研究古金石，难臻此境。以我的经验，晚清四大家中，学黄最难。弄不好就像旧香港电影中伸直了双臂，一跳一跳的东西。

钱老师收得黄牧甫的这一批印作后，就计划钤拓印谱。可惜，只购得仅可钤拓七部的张鲁盦藏连史纸。这以前，老师把所藏的赵之谦、吴昌硕印作，编拓过《豫堂藏印甲集》《豫堂藏印乙集》，十分精良。卷后有边款的释文和印材的说明，都是排字印刷的。印框、封面俱是老师亲自设计。钤拓是请当时极负盛名的一位朋友义务操作的，用类张鲁盦印泥钤盖。至今看来，绝对是一流的印谱。近七十年来，无出其右。据钱老师告诉我，这二部印谱钤拓的后期，出现了意外，那位钤拓的朋友因事离开，而其夫人不肯归还留在他家的印章二大盒和印谱纸等材料，提出应以每款拓工五分钱计算，解决其生活的困难。后来，老师成功地说服以每款三分半计算，赎回了盒印（二十多方赵之谦和吴昌硕作品）以及谱纸。扫尾工作是请华太师（华镜泉老人）来钱府以每款三分半完成的。最后送中华印刷厂装订之。因为首页原先已印好某某手拓的文字，遂弃而不用。老师改为某某“雪之”。雨过天青，这位老师的老朋友也欣然接受雪之为别署，亦是艺坛的佚事。

黄牧甫印作的初拓二卷本《丛翠堂藏印》，老师命我钤拓。实际上当时老师所有的创作，是全部交我拓墨的。早先，一般的拓款，老师是请华太师帮忙的。华老是朵云轩的店员，每拓一面边款收费五分，三七开，店方一分半，华太师得三分半，可以在上班时间从事之。后来，我学会了拓款。惭愧，刻印写字一直幼稚可笑，钤拓这一偏门技术，我倒是个天才。所以老师就命我钤拓了七部《丛翠堂藏印》，加上一本稿本，共八部。学生为老师尽义务是应该的。老师怜我辛苦，赐赠了一部，即是现在印行出版的。

丛翠堂是老师早年的斋名，用了一辈子。《丛翠堂藏印》的耑页是老师亲自题写的，七部正式本的二十一枚签条全是请唐云先生挥写的。全部八部的序跋是老师自撰，请单孝天先生誊录的。当时单先生居住在上海展览馆附近，老师命我送去十元钱润笔，写好后，也是命我去取回的。单先生还附了一大叠连史纸，请钤所有黄牧甫的印蜕。也是由我钤好送去的。

钤盖《丛翠堂藏印》的印泥，是符骥良先生手制的类张鲁盦印泥，原料是张先生遗下的。那时卖十元钱一两。

《丛翠堂藏印》初拓二卷本俱有页码，以前的《豫堂藏印甲、乙集》也都有页码。所以有人误会是每页印刷的。其实不然。钱老师工作的出版社也出版乐谱，五线谱原稿上的蝌蚪那时是人工钤盖的，二位工作人员徐长华小姐和费行方兄都是和老师极有渊源的人物。印谱上的页码均是他们二位钤盖的。现在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门口点缀的印影中，第一方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，四面小篆长跋，开首便是“长华”。而费行方兄则是钱老师的老友费新我先生的公子。徐小姐和费新我先生都是钱老师从前经营的万叶书店的股东。

这七加一初拓本以后，钱老师又购得一批旧连史纸，又请符骥良先生钤拓过八部。印框颜色同初拓本。符先生是高手，也相当精良。

《丛翠堂藏印》初拓本，钱老师委汪子豆先生装订。汪先生是我装订、修治线装书的老师，是一位品行高洁的文人。生活异常贫困，借住朋友的小小阁楼艰难度日。乐于助人。尽义务为大家装订印谱，修治旧书。王哲言先生那本有故事的《削觚庐印存》、陈巨来丈自存四卷本《安持精舍印聚》、拙藏巨丈自抑自用印《安持精舍印聚》都是汪先生亲手装订的。

汪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程十发先生推荐，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无业生活，去外冈的工艺美术学校图书馆工作。退休后随其子在南昌生活。接到过讣告，大概有二十年了。

# 静安诗草

**稷下** 宋怡心

树影参差映学宫，
蓟川宏议水声中。
纵横阖辩云遮月，
恣肆争鸣凤集桐。
频唱高言堪发聩，
广求骏德足开蒙。
云间仍有南熏曲，
长引儵然稷下风。

**墨疏** 范淑敏

墨疏难遣红笺送，
君亦何曾扣梦来？
枕畔年华随叶落，
人间心事伴花开。
他年自有风浮月，
此地空余露浸杯。
行客不知系愁处，
才将远信问妆台。

**别来** 岳宗洋

别来爱恨两茫茫，
未见锦书空断肠。
芳草青青仙路远，
孤鸿杳杳暮天长。
更无乔木生江汉，
徒有余音绕庑廊。
中夜忽听泉映月，
不堪玄鬓露成霜。

**李白** 王梦迪

金花笺上写佳音，
犹忆龙池饮复斟。
宝带罗衫香玉殿，
宫娥歌伎响鸾琴。
醉望嘉客千杯尽，
醒叹知音几处寻。
邀月举杯应有恨，
繁华诗句寂寥心。

**遥寄** 钱雨彤

谁将暮色染成图？曲院风荷醉未苏。
碧树作歌无拙韵，素衣画谱有鸿儒。
望湖楼下高山仰，春社堂前意境殊。
带笠乘车不相忘，令人长忆鲤庭趋。

**胡中行注：**此为复旦创意写作研究生所作，他们在致力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，不忘继承优秀文化传统，努力学习格律诗词，精神实为可嘉。